



爱的流放地 漫长的分离

《爱的流放地》



[日]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的流放地》是一部充满着自由与死亡的纯爱之书，人本能地追求爱，这是无论怎样压抑都无法阻止的原始欲望，唯有爱，才让我们感觉活着。

女人，一旦她的身体开始奔跑，就无法停下。
中年过气作家菊治在职业生涯陷入困顿之时遇到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已婚少妇入江冬香。冬香与丈夫感情失和，婚姻生活如同一潭死水。菊治带给了冬香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快乐，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投身其中，不断地追求完美的爱情，最终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菊治为了爱杀死了冬香，也是为了爱而甘愿受制裁。

冬香死后，两人的恋情大白天下，菊治开始接受法庭的审判。然而，现实社会的误解与偏见，却让他百口莫辩。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著
中信出版社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漫长的分离》



[美] 凯蒂·北村 著 叶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多夫失踪了，我必须找到他。以妻子之名。可我追寻的是谁？丈夫，前夫，还是背叛者？

克里斯多夫风流成性，我俩早已协议离婚，但这个秘密尚未公开，我们的婚姻仍维持着表面的和平。而在情感上，我也并未能真正将他放下。

神秘的希腊海湾，破败的古老村落，触目尽是荒凉美景。五星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克里斯多夫的随身物品散落一地，人却杳无踪影。

北村·凯蒂文风独特，才华洋溢，一直是美国文坛最耀眼的作家之一。本书打开了情感体验中常被误解成一个整体的复杂裂痕，展示了某些人性中不可知的部分……权利的游戏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有着不可更改的宿命。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 卡伦·霍妮 武志红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每个人都有内心冲突，但什么样的冲突会导致心理疾病呢？这些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才能从这些冲突中突围呢？本书是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的代表作，导读则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资深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武志红。

在书中的导读中，武志红用自己的生活对卡伦·霍妮的心理理论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诠释。譬如，在分析神经症冲突时，他说这种冲突是180度的对立，非此即彼，如同“亲妈与妻子掉进水中，你救谁”一样难以抉择，真的能把人逼疯。

这些接地气的解读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还有利于人们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生活。

（欧阳）



夏学杰

“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旅宿》中作如是言。

国内出版60年后再次与读者见面，丰子恺翻译版的《旅宿》无疑是经典，而对夏目漱石来说，则是一个人的诗意，书写的是一个画家的短暂旅程，小说没有多少情节，与其说夏目漱石在写故事，不如说他在写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充斥着太多太多的自言自语，一个城里人欲入山间寻“非人情”之旅。

何谓“非人情”？本书言，西方的诗，无论何等富有诗趣，都只在地面上奔驰，没有忘却金钱利欲的余暇。而东洋的诗则有解脱尘世的作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在这两句中，就出现浑忘尘世的光

欧 阳

新近读到陈平原先生关于读书的一篇文章，很受教诲。先生说：虽然“读书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世界，……还在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读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生活。”教授说。

的确，关于书籍阅读的论调，因为人，以及个体诉求的千差万别，各种精神层面的想象，可谓是五花八门，尤其是置身于多元化的当下，如像美颜、气质，以及“黄金屋”之类的胡思乱想等，就很寻常地遍布街肆。

诸如此类的种种，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各种说辞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支撑，就目的，以及精神文化营造出来的身份，甚至等级差异，这些现实环境来看，强求一律的想法无疑只能是未必美好的乌托邦。

然而，阅读作为一种现象，或者说精神生活，仅止步于精神领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不错，读书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本身锚定在精神生活的范畴，但本质而言，阅读作为对人、对生活、对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等的认知理解，其最终必须走向改造世界，否则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应有之义，诸多人们归类到阅读活动的意义，都不会成立。对此，先哲早有认知：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遗憾的是，这一看似简单的道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应该有的表征似乎并没有得到彰显。

刘 兵

近日，5月刚出版的历史小说《大明乌纱》成为畅销书。该书讲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出身没落商贾世家的青年张问为重振家业，十年寒窗终于进士及第，从一个小县城起步，经历盐政风波、辽东战事、红丸事件、福建平乱、阉党覆灭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逐渐成长为新皇的重臣。由于书中对权力斗争描写的颇为精彩，该书还被网民形容为明史版的《纸牌屋》。

细细一看，明朝越来越火不是突然现象，近年来关于明朝的历史小说、影视作品不断大量增加，明史研究也一路升温。去年至今，一部十几年前的电视剧《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重新播出，获得很高的收视率，该剧在网上也被认定为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

去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剧中的高官也对明史颇有兴趣，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在剧中被反复提及。《万历十五年》通过某一个年份，像解剖一只麻雀一样解析大明王朝，这一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明朝离它彻底坍塌还有些时候，但通过这一年，却已经看出端倪了。

如果说的更远一些，“明朝热”的现象大致是从十年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以来兴起的。该书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贵戚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

景，“可惜现今做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醉心于西洋，因此很少有人悠然地泛着扁舟来探访这桃源仙境。我固然不是以诗人职业的，并不打算在现今的世间宣扬王维和渊明的诗境。只是自己认为这种感兴比游艺会，比舞蹈会更为受用，比‘浮士德’、比‘哈姆雷特’更为可喜。我一个人背了画箱和三脚凳在这春天的山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是为此。我是希望直接从自然界吸收渊明和王维的诗趣，在非人情的天地中暂时逍遥一会儿。”

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果真寻到了一处世外桃源，他夜宿乡间旅店时：“这晚上那些竹子在枕边婆娑摇曳，使人不能成寐。推开格子窗，但见庭中一片草地，映着夏夜的明月；举目四顾，要不是有垣墙简直就一直连着广大的草山。草山那边便是大海，奔腾的巨浪正在汹涌地打过来威吓人世。我终于通夜不曾合眼，耐性地躺在阴阳怪气的蚊帐里，仿佛身在传奇小说之中。”“好一个美不胜收的清幽之地，不禁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一段描述：隐士许贯忠携着燕青到其住处，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推开后窗，却临着一溪清水，两人就倚着窗槛坐地。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

或许，世外桃源，大抵都是相像的，也无非是那些山水自然罢了。

本书充满着诗情画意，加之丰子恺的神译，语言意境甚美，耐人寻味的句子很多，引得读者不由自主地多读几遍。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并不止步于世外桃源，并没有抒情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以为世外桃源就可破解人生之困。

外边是乱世之秋，美若小姐的前夫因战事起银行倒闭而失业，她的堂弟久一终归要去打仗。美若被视为“疯子”，即便是她特立独行，并拥有强大的内心，依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坦

言：“作为一个纯粹的专门画家，连自身也摆脱不了缠缚的利害羁绊而逍遥于画布之中，何况山、水及别人？”

其实，小说在开头时，就已经承认这种尴尬了。“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诗，就产生画。造成人的世界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就不过是那些东邻西舍纷纷纭纭的普通人。普通人所造的人世如果难处，可迁居的地方恐怕没有了。”可见，夏目漱石是清醒的，纯真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又写道：“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即使何等爱好非人情，长久继续当然是不行的。渊明恐怕不是一年四季望着南山的，王维也不是乐愿不挂蚊帐在竹林中睡觉的人吧。想来他们也要把余多的菊花卖给花店，把过剩的竹笋让给菜铺吧。”

可是，他又在不住地较真，就连火车在其眼里都是扼杀人性的东西。“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一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文明用尽种种手段来发展了个性之后，又想用种种方法来摧残这个性。”丰子恺称赞他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可是，如此这般较真，这世上，又岂能容身。

或许，诗意，只存于脑海中，而生活，不局限于平庸堕落，否则的话，便是逃无可逃。正如钱钟书所言：“目光放远，万事皆悲。”

境下让自己——作为一个环境的奴隶——跻身成功人士，就像奴隶千方百计地向奴隶管家位置爬升那样，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优秀（优越）的明证了。这话怎么说难听了一点，可你想过没有，当你热播《甄嬛传》的时候，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当你熟背《红楼梦》的时候，你是想砸烂大观园呢，还是想在园子里扮演游刃有余的富贵小姐呢？

显然，阅读不是简单的精神生活，甚至都不应该只是个人化的行为指南和生活方式，尽管表面上看，阅读所表达的是非常私有的个人生活。

诚然，我们不能对阅读的精神生活属性视而不见，但读书不能仅止步于纯粹的精神世界，而是必须介入世俗环境，就像作为儒者的梁漱溟曾经践行的乡村改造事务那样。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欲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决然不能仅止于个人位置和环境 的改变，而是必须放眼大的环境，着力于公共场域的环境改造，否则，阅读的明天就是灰暗的；执迷于蝇营苟苟和勾心斗角类的计谋学习，是没有明天的。



明朝那些事为什么吸引人

其对官场政治、帝王心术着墨最多，《明朝那些事儿》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数次登上畅销书榜上头名，培养了不少“明粉”。

明朝那些事为什么吸引人呢？
明朝吸引人，首先这个朝代看似非常矛盾，正是由于看似这么多的矛盾体，它的历史才显得那么有趣。明朝工商业发达，但国家财政经常陷入窘境。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力较大，但又有廷杖的制度，对士大夫的人格侮辱远甚于以前各朝。明朝也不像汉唐那样气象博大，也不像元清那样疆域辽阔，但在清代得到了“治隆唐宋”的赞誉。永乐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中国航海史的壮举，但也正是明朝中叶开始，中国进入闭关锁国阶段。明朝后期，西方殖民势力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但明朝的不少士大夫却并不排斥西学，与清末截然相反。有人赞颂大明朝“不和谐，不融洽，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而贬明的说明朝是无明君，无名士，无名将的“三无”朝代。究竟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每个人心中在了解历史后都有不同的评判。

明朝吸引人，主要在于明朝由于特殊的权力结构下，演绎的历史本来就像一幕幕大戏。明朝皇权集中，但由于实行彻底的科举制，外戚和宗室被禁止掌握权力，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集团势力很大。为了避免文官集团对皇权的过分掣肘，皇帝往往借助宦官势力来平衡，又往往导致宦官专权。由于言官制度存在，上书言事成为家常便饭。一些文官以进言受到惩罚为荣耀，对这种荣誉达到偏



在名人故居淘书

周 洋

在台湾，有很多值得一去的淘书胜地。比如诚品书店，老牌书局汇集的重庆南路书店街，台湾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群，都是令资深书迷流连忘返的所在。网上有好事者甚至整理出台北淘书攻略，供爱书人按图索骥。

今年6月初，我和书友们赴台湾文化游学却是另辟蹊径，在几个名人故居尽享淘书之乐。

台北有许多文化名人的故居值得一去，比如胡适故居、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梁实秋的“雅舍”、钱穆的“素书楼”，单单说起这些名字，就令人心驰神往，在参观之余，还可以买到与故居主人相关的书籍，岂不更是锦上添花。一般说来，名人故居售卖的作者著作及研究书籍，搜罗相对齐全，且版权权威可靠，不失为选书淘书的一条捷径。

先来说林语堂故居，这幢位于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建筑，蓝瓦白墙，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围绕先生的书房“有不为斋”精心布展，集中展示了这位文学大师崇尚闲适、达观幽默的人生哲学。

进门左手边专辟有一间阅读研讨室暨史料特藏室，主要展示林语堂各种著作的中外版本，同时也有部分书籍可供参观者选购。最吸引我的是林语堂的一系列台版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赫然在列，都是近几年出版的新书，销售价格也是平易近人，大多在新台币二三百元左右。我挑选了林语堂的名作《苏东坡传》（远景版林语堂作品集之12），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撰写的《林语堂传》（联经版），还有一本《读书的艺术》（新潮社版）。更可喜的是，故居备有好几枚风格别致的印章，付款后，工作人员为我在书前后分别铃印，留作永久的纪念。

另一段非同寻常的淘书经历是在胡适故居，意料之外的书缘使我以“捡漏”的价格淘到了40年前的“新书”。胡适故居坐落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内，与故居相邻的胡适纪念馆不仅出售文创纪念品，同时售卖一些与胡适相关的书籍，目之所及就有《尝试集》《尝试后集》《胡适讲演集》《诗选》《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等，皆为繁体字竖版，窄而长的小开本，盈手可握，素朴的装帧透着浓郁的书香气息。这些书均由胡适纪念馆编印出版，版权页显示出版时间为1978年，距今已40年，然品相触手如新，正是爱书人梦寐以求的旧版“新书”。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书的售价依然停留在40年前的水平，每册仅新台币20元，折合人民币尚不足5元，怎能不让人心动？

叩开台湾名人故居之门，感受历史的沧桑，品味文化的积淀，亦能享受淘书之乐。有机会，我还想再次踏上中国的宝岛，遍访名人故居，留存书香记忆。

乘月无时叩吾心

赵小越

《写作的事》是史铁生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他站在作家的立场告诉读者该如何写作，告诉读者关于文学的诸多思考。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史铁生身患残疾，但仍笔耕不辍，他那一股子战胜命运的精神赋予了他震撼人心的力量。每每读来，都荡气回肠。

对于文学的根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史先生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根即文化，而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而文学作品则是对人类的困境有察觉，用自己的脑袋大胆做出新鲜的思索。这里他用了“困境”一词，而不是“现状”或是“日常事物”，这里面是有深刻寓意的。真正的经典作品绝对不是对普通的日常事物或现状进行无关痛痒的描述及感慨，而是通过这个事物看到一些特质或者规律，而这种特质或者规律是大家现在普遍缺失的。

长椅、墙、柴门、渡船、院落等等，这些对于农家百姓来说，再平常不过了。而作家区别于普通大众的地方，在于总是能够从普通事物中观察到不一样的人生，从万事万物的特殊规律中寻到一些普遍的东西。如对于“上帝的长椅”这幅插图的解释为“他等待每一位可能到来的凡人，共享晚照的宁静辉光”，对于“墙”的解释：挂在墙上，靠在墙上，何等安闲；对于“柴门”：“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对于“渡船”：没有任何多余，也许装饰真是一种罪恶；对于“院落”，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作者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事物给予人们启示，唤起大家心中那一抹真、那一抹感动。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沉静而不失雅致，无言而无比强大。我们人类何尝不需要向这些被赋予生命的静物来学习？

在写作上，史铁生认为，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 的精神过程。他在其中提到了自杀，说了为不自杀，所以才进行写作的行为。在此，我读出了几层意思：其一，写作是为了探寻生活的本真意义；其二，写作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可以舒缓人们的身心，让负面情绪降到最低。写作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世间的真相与呼吁，这些真相让人们的心灵得以升华，思想更为健全，或许这就是减少自杀率的原因。很多人在心情不好时，都会拿起笔，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把愤怒付诸笔下，大概这就是史铁生所说的“不自杀”的威力吧！

每次读史铁生的作品，我都会生发出对生命、对写作的无限热爱。对于柴门的解读，恰好符合史铁生对我心灵塑造的重要意义：乘月无时叩吾心。